

多元语境中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的发展探析

邬思维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 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迅速发展大大降低了大学入学门槛的语境,催生了综合性大学音乐院系声乐专业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器乐等其他各专业甚至总和的景象,也一定程度导致了毕业生尤其是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缺乏。各级国有文艺院团的转制、民族或地方文化的本土化教育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语境却为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寻求更好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如师资的充实与提高、声乐专业学生“转型”合唱指挥、原生态民歌演唱及地方性曲艺与戏曲特色专业等发展途径。

[关键词] 高等教育产业化;文艺院团转制;“非遗”保护

[中图分类号] J69;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67 (2015) 01—0140—04

期待有朝一日能够站在舞台上接受鲜花与掌声乃至观众的顶礼膜拜,成为享誉一方甚至蜚声国内外的歌唱家,无疑是大学里每一位声乐学习者的最高理想。而目前看来,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所生成的多元语境却已经使绝大多数人的这一理想变得遥不可及。专业音乐院校的多数声乐专业学习者通过四年的本科乃至三年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如果能够顺利在专业文艺团体从事歌唱事业或在其它行业领域从事与歌唱相关的事业已经算是不错的结果,更何况综合性大学的声乐专业学习者的处境了。本文即试图从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与国有文艺院团转制及民族音乐本土化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元语境出发去剖析、探求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及国有文艺院团改制

教育产业思想是我国教育改革顺应社会经济改革的潮流,引入西方教育经济学理念,在整个社会产业不断演变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发展并最终确立下来的。^[1]1992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颁布的《关于加强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指出教育属于第三产业,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的性质特征,应该做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这意味着具有产业属性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形式已经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承认。《决定》同时还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2]由此,“教育产业化”理念很快风靡高等教育领域,即高等教育产业化,就

是指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促进高等教育自我发展为目标,通过构建高等教育内在的投入与产出机制,理顺教育投资者、经办者和受益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建立高等教育的新体系。这一理念很快得到广泛的实践,其最直接的显现就是高校招生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如,全国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从1999年的413.42万人,仅过了10年,就增加到了2285.15万人。

国内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娱乐业的霸主地位,当属各级国有文艺院团的剧场演出。然而随着电影工业的兴起、电视的普及以及21世纪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其辉煌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大多数国有地方文艺院团甚至陷入生存与发展危机。鉴于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都多次实施过对各级国有文艺院团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综合、客观地看,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制约院团建设和艺术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和突出矛盾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多数文艺院团的生存发展前景依然十分严峻。党的十六大把文化发展划分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并且把围绕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转制改革全面提上日程。如,2009年7月27日,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国有文艺演出院团转制提出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09年9月10日,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首批包括石家庄歌舞团、济南市歌舞剧院在内的17家必须完成转企改制工作的省会城市直属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的名单。^[3]自此,国有文艺院团的改制才逐渐得到较为有效的改观。截至2010年8月,全国转企改制院团总数达228家,

收稿日期: 2013-05-28

作者简介: 邬思维 (1979—), 女, 河南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助教, 研究方向: 声乐表演与教学。

其中仅 2010 年新增数即达 106 家,接近 2008 年以前转企转制院团总数的两倍。^[3]目前,国有文艺院团的转企转制工作已进入攻坚期,改革力度日趋加大。

二、多元语境下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的发展困境

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的驱动下,高校生源的扩招通常是通过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扩招人数与不断开设新的专业,并逐年扩招人数等两方面来实现。原本专属于高等专业音乐院校或艺术院校的音乐专业便在许多综合性大学中应运而生。笔者根据华禹教育网“2012 年招收艺术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统计,共有约 120 所综合性大学开设了音乐专业,且逐步扩大招生与办学规模,从而一举打破高等艺术类专门院校音乐人才培养“一统天下”的局面。因为众多综合性大学加入艺术教育的行列,使得原本是少数人必须具备一定艺术天赋才可能选择的音乐专业也逐步变得普及化。上学机会的陡增以及文化线的低门槛使得上大学的曙光又重新照耀在原本在文史或理工科的高考中毫无竞争力的众多彷徨乃至绝望的考生头上。这些考生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具备多少音乐天赋或者浓厚的学习兴趣,更多的只是需要通过这一途径或曰捷径来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尽管这是一条“曲线救国”的路线,却实实在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考生走上这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实现大学梦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只经过了较短时间甚至三两个月的考前强化训练而已。依照艺术的学习规律,唯一能够依靠考前的短时期强化训练就可以踏进大学门的路径就是选择声乐作为专业。因此,任何一所招收音乐专业的高等院校,无论是综合性大学、高师院校,甚至包括专业的音乐及艺术类院校的学生中,声乐专业的学生都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于多数普通的综合性大学而言,与其说是开设了一所二级的音乐学院,倒不如说是开始了一所声乐学院。因此,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导致大多数普通的综合性大学其声乐专业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

声乐专业学生的陡增无疑带来对声乐教师数量的增加,因此几乎所有开设音乐专业的高等院校中,声乐教师的数量往往最多。但因为编制问题,事实上增加的数量仍然满足不了声乐专业教学的需求,甚至违背了艺术教育及学习的发展规律。众所周知,声乐专业的自身特点及学习规律是要求教师实施“一对一”的教学模式才可能收到一定的教学效果。而现在这一教学模式即使对于专业的高等音乐院校或艺术院校中所有声乐专业的师生来说也并不是都能做到,于大多数综合性大学和高师院校而言甚至显得奢侈了。于是,“一对二、一对三”的小组课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就是一对多乃至一对二十、三十、五十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以这样的教学模式与培养机制去培养本无多少音乐天赋的“曲线救国”的声乐专业学生,教学质

量可想而知。而于因为受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影响增设音乐专业的多数综合性大学而言,其办学的初衷只是想产业化的艺术教学市场上抢占先机,以求“分得一杯羹、站住一只脚”,其实甚至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就像是“1958 年教育大跃进时代的‘边筹备、边招生、边办学’的那一套”。^[4]因此,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地方上的普通综合性大学所开设的音乐专业普遍缺乏良好的师资,现有师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声乐师资亦然。而办学时间的短促及办学经验的缺乏也往往导致其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教学质量普遍低下,毕业实习随心所欲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

上述诸多问题无疑是导致音乐专业特别是声乐专业毕业生整体素质下降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的整体下降。众所周知,各级国有文艺院团一直以来都是专业音乐院校中声乐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阵地。因此,国有文艺院团的改制无疑使得供需比例严重失衡的声乐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而于因办学条件“先天不足”的普通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毕业生而言,处境无疑更加严峻。随着研究生等高层次毕业生数量的迅速攀升,其就业也已逐渐陷入一定困境,声乐本科毕业生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声乐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则更不容乐观。尽管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不再承受毕业生分配和就业的压力,但高等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这种严重的不相适应,必将极大地损害高等教育的公信力,使社会和公众对高等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根本性怀疑。综合性大学的声乐专业教育更是如此。因此,综合性大学的声乐专业建设在上述多元语境的压力中必须积极探索改革创新的发展对策。

三、多元语境下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的发展对策

任何一门学科专业的发展改革都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声乐专业亦然。它涉及师资的充实与提高,招生及培养机制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一) 师资队伍充实与提高

综合性大学的声乐等艺术专业多数筹建仓促,普遍存在师资的缺乏与师资良莠不齐等弊病。因此,在专业教学,尤其是在声乐专业教学中大量减少个别课的课时量已屡见不鲜。不少学校甚至干脆取消个别课教学,并一律以多人小组课甚至数十人、上百人的大课取而代之。其中数十人、上百人的大课形式在多数综合性大学音乐学专业的声乐普修阶段尤为普遍。因此,针对这一现状,综合性大学音乐院系可以尝试科学合理地组建以合作教育为基本模式的师资队伍。“合作教育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5]参照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的发展现状及各级国有文艺院团的转制语境,综合性大学完全可以从转制的各级国有

文艺院团中吸收优秀的声乐人才来充实提高师资队伍。

各级国有文艺院团历来就是优秀声乐表演艺术家聚集的“高地”，他们大多拥有精湛的表演技术与丰富的表演经验，且基本都是师出国内外专业音乐学院，高校的环境是他们曾经最为熟悉，也能很快适应的地方。这些都符合高校教育需要稳定的师资队伍的发展要求。因此，在各级国有文艺院团转制过程中，有的面临合并，有的需要裁员的情况下，其富余的优秀歌唱演员无疑可以成为综合性大学声乐艺术教育师资最稳定有效的“速成”式补充。这种“师资补充”可以尝试采取兼职式聘用，或以正式编制调入等多种方式。如此，于学校而言，不仅充实与提高了师资队伍，在综合性大学声乐教师中多数都疏于舞台表演或表演技能欠缺的情况下，实际也是提升了声乐教师舞台表演的整体水平或档次。于学生而言不仅拓宽了专业细化的选择性，如各级国有文艺院团中不乏流行音乐演唱的佼佼者，这样，在流行音乐演唱方面有兴趣和天赋者就可选择流行音乐的演唱，而不需勉强加入“全民学习民族、美声唱法”的行列；另外还能学到更多声乐理论知识，以及直接掌握舞台表演中的许多实务性知识和经验，从而促进学生快速成长及就业能力的提高。

（二）本科声乐专业学生“转型”培养模式的探索

本文的所谓本科声乐专业学生的“转型”培养模式是指部分声乐专业学生在大三学习阶段转为合唱专业的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拓宽、提升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如群众合唱活动丰富多样，参加合唱活动俨然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最熟知和喜爱的音乐表达方式。然而社会文艺界、高校等培养机构并没能及时对合唱的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指挥的现实做出积极反应，从而使得群众性合唱阵地缺乏大量受过正规训练的指挥。这种局面当然也有师资缺乏及生源招收较其他专业困难等因素造成，然合唱指挥的培养要求及声乐专业学生的共性特点，实际上却为声乐专业本科生“转型”合唱指挥专业提供了良好契机。

指挥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技能^[9]，如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激情；良好的乐感和敏锐的音乐听觉；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一定的歌唱技巧和钢琴及乐器技能；较强的组织才能，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掌握指挥法基础技能等。这些要求一定程度导致了合唱指挥的培养难度，然综观所有音乐专业本科学生中，可以发现声乐专业学生所具备的素质能力与合唱指挥大体是最相近的。而且鉴于目前很多合唱团体的排练方式都是指挥与声乐指导分开，但效果不一定见好，且浪费更多的人力、财力。因此，声乐专业学生基于自身的声乐基础，以及合唱指挥技巧及素养的培养，却可身兼声乐指导与指挥两职，既节省了人力、财力，

也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当然，无要求所有的声乐专业学生都实施“转型”。可以尝试在大三学习阶段开始时，基于学生的声乐成绩及自身兴趣等情况，动员对合唱有兴趣或者声乐学习前景不是很好者实施“转型”。这样，把众多的声乐专业学生“分流”一部分去学习合唱指挥，于学校及学生个人的发展无疑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三）原生态民歌演唱、地方曲艺及戏曲等民族或地方性特色表演专业的开设

2012年中央明确提出各级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要求在2012年之内基本完成。并制定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地方戏曲、曲艺等国有院团中，演出剧（曲）种属濒危稀有且具有重要文化遗产价值的，可不再保留院团建制，转为公益性的保护、研究和传承机构，或将相关保护传承职能连同相关人员、编制和经费转入当地文化馆、群艺馆、艺术院校、艺术研究院。当下，民族文化的本土化传承教育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使得民族文化纳入高校教育并实施相关的传承表演人才培养，即把歌唱、曲艺、戏曲等表演艺术与民族或地方特色相结合这一行为，已被不少高校所采用。因此，综合性大学声乐艺术教育的发展应该积极抓住这一契机，把本地区或民族文化中具备历史深厚、审美价值高，表演艺术水平高超等特点的“非遗”项目，如侗族大歌、苗族飞歌、蒙古族长调，以及各地的说唱曲艺及戏曲等传承表演人才纳入培养规划中（如贵州多所高校都开设有侗歌班，潍坊学院则把山东琴书纳入了专业建设中，安徽多所高校也都开设有黄梅戏专业等）。师资建设方面，则可以考虑吸收转制后的地方文艺院团，特别是地方民族歌舞团或戏曲文艺院团中掌握“非遗”表演技能的演员作为专职师资，或者将民间的“非遗”传承人聘为兼职师资等方式解决。生源方面，一方面可以相应放宽要求招收地方上有原生态民歌演唱或地方曲艺、戏曲演唱特长的学生；另一方面可以把众多原有的声乐专业学生基于其声乐发展前景及兴趣，“分流”一部分出来作为学习者。如此，既可促进综合性大学声乐专业培养的多元化发展，弱化或避免同质化办学带来的弊病；又可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方国有文艺院团转制所带来的人才整合等难题以及为促进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相应的贡献。

结 语

高校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综合性工程，在本文所述语境下，综合大学声乐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取得成效，尤为不易，不是单凭上文所述的若干举措就能实现。而且，就相关国际惯例和办学经验而言，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中的音乐教育分属不同的体系，其教学目标、模式以及就业层面均有明显不同，后者更体现出人文知识体系及音乐文化素质教育的体系特

征。因此,如果综合大学一味按照专业音乐学院模式去办学,即便拥有合格的师资、教材等体系内容,在现有国情下,其质量上参差不齐的生源、毕业生也是无法与专业音乐院校学生放入相同或相似社会领域进行考量的。况且,这既不符合国民音乐教育系列的主体特征,亦有悖于当下的社会实践现实。因此,我们还需要依托专业音乐院校所没有的综合大学多学科交叉的资源优势,突出地方特色,制定适于当地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及发展机制,同时进行科学管理。如此,综合大学声乐专业的发展才可能突破“同质化”办学的瓶颈,竞争力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1]孙奇.高等教育产业化论析[J].东岳论丛,2010(4)。

[2]金勇.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J].特区经济,2005(1)。

[3]周玮.全国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EB/OL].新华网,2010-08-11,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8/11/c_12434402.html.

[4]居其宏.产业化困境中的两难抉择和科学思维——高等音乐教育及专业院团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6(2)。

[5]唐建春.以政策主导国有文艺院团改革[J].四川戏剧,2011(3)。

[6]韩德森.合唱指挥教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2。

(责任编辑:王晓俊)